

蓝眼睛·黑眼睛

●马瑞芳著

LAN YANJING · HEI YANJING

蓝眼睛和黑眼睛中的火花燃烧了他们的心……
中外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伦理观念酿成了一
幕幕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



新儒林长篇系列

蓝眼睛 · 黑眼睛

马瑞芳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蓝眼睛·黑眼睛

马瑞芳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市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7.25 印张 407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ISBN 7-5059-1984-9/I·1398 定价:11.20 元

内容说明

英俊的外国留学生遇到了美丽聪慧的中国女学生，蓝眼睛和黑眼睛中的火花燃烧了他们的心，在子午大学校园演出了一场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围绕这个优美的爱情故事，小说广泛描写了八十年代初的大学生活，并通过校园深刻折射社会。塑造了留学生马尔克、中国学生丛雪、小不点儿、水辛、王忠，学者鲁省三、米丽、汪弋、刘树人、衣仲真、叶云朗，美艳歌星毛媛媛等一大批生动群象。从大学校长到天真儿童皆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小说生动精彩地描写了中外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伦理观念产生的一系列冲突，妙趣横生地描绘了校园日常生活，深入细致揭示了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留学生在中国的见闻写得新奇有趣、引人入胜，中外青年的炽热的爱情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人欲横流者的无耻揭示得惊心动魄，纯洁爱情和卑鄙通奸，严谨踏实的学者和不择手段的野心家，典雅女性和三姑六婆，教育家的励精图治和庸人的官样文章，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寻觅追求和蹉跎困惑，都在严密曲折的情节中得到了生动表现。全书采用散文笔法，优美凝练，亦庄亦谐。

主要人物表

马尔克·克洛伊格	瑞典赴子午大学留学生
米沙	德国留学生
约翰	美国留学生
山岛一夫	日本留学生
尼娜	法国女留学生
杨德里	瑞士留学生
丛雪	子午大学中文系女生
毕天嵩	“小不点儿”，中文系女生
李小青	中文系女生
王燕	中文系女生
水辛	中文系男生
乔克利	中文系男生
王忠	中文系七七级支部书记
叶云朗	中文系主任，著名学者
刘树人	中文系主任，副教授
衣仲真	中文系副教授
高利器	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
侯梦轩	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
米丽	中文系女讲师
汪弋	中文系女讲师
何宇	中文系女资料员

华苏

著名数学家

鲁省三
于行慎
王云贵
王匡臣

子午大学校长，著名学者
子午大学党委书记
中文系总支副书记
外事科长

丛慕陶
董航
张子青

丛雪之父，副省长
丛慕陶之妻
刘树人和衣仲真的同班同学

毛媛媛
毛玉雪

美艳歌星
五十年代末女留苏生

田田

米丽的小女儿

目 录

第一章	鲁省三漫步校园·····	1
第二章	马尔克下棋误了水辛的支部会·····	21
第三章	刘树人系务会前后·····	41
第四章	汪弋如何做学问·····	66
第五章	米丽家的不速之客·····	89
第六章	马尔克通讯和丛雪日记·····	113
第七章	波斯猫·水仙花·母鸡打鸣·····	130
第八章	好戏连台·····	148
第九章	黄头发·黑头发·····	175
第十章	宋都·绿菊·泥菩萨·····	202
第十一章	曲线有时比直线近·····	223
第十二章	黄河上的洋雷锋·····	248
第十三章	蛇有蛇路·鸟有鸟道·····	269
第十四章	不仅仅是爱情·····	294
第十五章	假如你真的爱他·····	321
第十六章	带走一片银杏叶·····	350
第十七章	毛媛媛运筹帷幄·····	383
第十八章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414
第十九章	中文系的追思弥撒·····	445
第二十章	鲁省三神游子午园·····	479
第二十一章	各人头上的一方天·····	513

第一章 鲁省三漫步校园

鲁省三最喜欢夏末的清晨，天气不冷也不热，空气不湿也不燥。这样的清晨总使他想起剑桥校园那无与伦比的初秋景色，想起公寓旁青枝绿叶的刺棘树，想起泰晤士河上剑桥和牛津的划船比赛。在当时，那划船比赛又总使他恍然回到了中国看端午龙舟赛。这夏末的清晨常使他想起五岁时在父亲督促下背的书：“黎明即起，洒扫门庭”。父亲总是天色溟濛就喊儿子们起床，父子三人一块在院子里洒扫。鲁省三最爱听父亲“哗啦哗啦”扫树叶的声音，听父亲感叹“一叶尚知秋，况满目萧瑟矣，人生亦如秋，功业安在哉！”感叹之后就教儿子们背《秋声赋》。鲁省三还不识字时就能背诵很多诗、词、赋：“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中郁结之轮菌，根扶疏以分离”，“掩青苹，游清风，陶阳气，荡春心，逐狡兽，集轻禽……”父亲满腹经纶而怀才不遇，便寄望于儿子，省三的长兄省吾先入协和医学院，后负笈波士顿，成为外科教授，省三先入清华，后留学剑桥，成为研究莎士比亚名家。

鲁省三走得很慢，像京剧里哼声“嗯——呔”后慢吞吞出场的员外，却不是“八字步”。秘书给他看过一个材料，说快走才能锻炼心脏，快走才能增强脚的耐力，快走才能增加肺活量。可是他就是走不快，他已经习惯迈着沉稳的步子走，扬着两鬓如霜的头庄重地走。更不能连蹦加跳地走。一个英美文学教授，

即使当年只有二十七八岁时，也不作兴小伙子似地迈步啦。在空气如此澄净，阳光如此柔和的清晨，真该伸伸胳膊，做做广播体操，好像也不合适，让子午大学的教职员参观校长做广播体操？也不对头。那就仍然慢慢悠悠地走吧，迈着四方步走吧。

校园正中这条路，是条不长的路，五百多米，不一会就能跑到头。“文革”前子午大学的人不大在这条路上散步，而是在穿校而过的子午河边散步，那时的子午河清波粼粼，河边杨柳依依，沿河而上，出校旁门，再溯流而上，就到了透明山，山上林木葱翠，山腰有个兰泉，清泉汨汨而淌。“文革”中山脚有个化肥厂，从此子午河变成了臭水沟，师生们再也不上这儿散步，只有党委书记于行慎，校长鲁省三，还有总务处长刘达仁，时不时地来河边皱着眉头想心事。鲁省三在河边伫立片刻，就来到了校园正中的林荫路上。

子午大学的人都喜欢这路，说这是巴黎的香榭里榭大街，是俄罗斯的涅瓦大街，是北京的东长安街。眼下，水泥砌的人行道旁蓝色栏杆油亮油亮，几个粉笔字龙飞凤舞地躺在人行道上：“油漆未干”。栏杆后边是绿旺旺的冬青，冬青外边是高高的白杨树。微风吹过，树叶哗哗作响，树上的喜鹊在叽叽喳喳地叫着，白杨树旁一大片月季花，花朵和绿叶上水珠闪闪发亮，不知是晨雾，还是老园工清晨洒了水。花丛旁三三两两的学生踱来踱去，口中念念有词。鲁省三知道，他们有的背《离骚》、《文心雕龙》，有的背公式，有的背英语单词，有的背日语句子。晨晖映红了学生们的身影，白杨树的沙沙声伴随着喃喃的读书声，带露月季和学生的面庞相映。

“花季岁月！”鲁省三叹了口气，接着又觉得自己想的这个词不准确，现在的学生可不全是花季岁月，有的学生比许多青年教师都大。“文革”后刚刚恢复招生，招进的什么人没有？有

“文革”后的新高三，有“文革”前的老高三，进过工厂，下过乡，当过兵，一老一新年龄相差十几岁。还有号称同等学力实际只念过初中甚至高小的。

鲁省三想起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人事处长郑仁君当笑话讲给大家听，有个学生考子午大学历史系名落孙山，转过年就考上了近代史研究生！鲁省三听了很生气，特地把那个新研究生叫来，亲自问了些义和团历史和梁启超著作中较有难度的问题，没想到那个研究生对答如流，鲁省三干脆改用英语问话，谁知那研究生也磕磕绊绊地答上来了，只是那满口得克萨斯土话差点没把鲁省三笑死，他觉得听这研究生说话好像在阿比林参加西得克萨斯的集会，听当地的牧民讲他们的牛群，便好奇地探询起来。

“你的美国土话在那儿学的？”

“跟一个美国战俘。”

“在哪里找的美国战俘？”

“在机床厂。我当铣工，美国战俘给我当助手。他是朝鲜停战前被志愿军俘虏的。”

原来如此。鲁省三觉得，考不上本科，考上研究生，也许不算什么坏事，可是说明招生环节有隙可乘。他在校务会上宣布一项规定：各个系凡没有本科文凭的研究生，都得补上本科基础课和大部分选修课，子午大学所有研究生都得进外文系语音实验室纠正英语发音。实验室忙不过来？增加实验员，由早六时到晚八时全天候开放！

这些月季开得好旺盛啊！除了冰封雪飘的季节，校园里常开不败的就是这月季花，真是“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东风，”鲁省三俯身去细看几株开得十分诱人的月季。这一种浅黄浅黄，颜色近于洁白，是叫“天鹅黄”吧？那一种，花瓣儿很大，毛茸茸的，像闪光的锦缎，叫“奇异玫瑰”还是“阿尔

丹斯”？竟然几乎有牡丹大小，哦，“牡丹殊绝委东风，露菊萧疏怨晚红，何以此花荣艳足，四时长放浅深红”。小时候，父亲常吟这诗，谁写的呢？鲁省三想不起，微微摇了摇头，蓦然又想起剑桥校园里的郁金香来，几片绿莹莹的叶片，托着小铃铛似的花朵，清丽脱俗又带几分孤傲。是哪一年，剑桥校园里种了一大片红色郁金香，像西天溅落的晚霞。可惜那片花圃一直没有出现这种紫绒月季般的郁金香，至于黑色郁金香，那就只能在大仲马的小说里找了。

“消长（校长）先生，对不起，我可以和你讲几句花（话）吗？”

鲁省三的沉思被打断了，他的身边出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金发青年，鲁省三觉得他很像把莎士比亚的名剧《李尔王》《哈姆雷特》搬上银幕的奥立弗。顿时觉得亲切，用英语和藹地问道：“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效劳？”

金发青年马上用英语回答：“我需要你的支持，让我搬到中国同学宿舍去。”

听着金发青年滔滔不绝的话，鲁省三一下子想起薛姨妈调侃王熙凤的话：“倒了核桃车。”不出五分钟，他已经从金发青年的剑桥腔英语中明白了：他是瑞典自费留学生，学中国文学。他不满意学汉语时照本宣科地学这个句，那个句，还有造句，他希望直接和中国同学生活在同一个语言环境中，希望搬去和中国同学一块住，中国同学怎么作息，他怎么作息，中国同学怎么吃饭，他怎么吃饭，中国同学上什么课，他上什么课。可是他的要求得不到外事办公室的支持。

鲁省三想，这有什么不好？当年我们在英国念书，不就住在英国人家吗？从房东太太那儿学的东西，一点也不比从语音学教授那儿学到的少。原来这位剑桥小校友是在追求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中国同学同吃，同住，同上课，倒像“四清”时让

大学生和贫下中农“三同”。鲁省三听罢金发青年的话，微微一笑，说：“你可以搬到中文系男生宿舍。我给外事办公室打电话。”

“真的？谢谢，谢谢，校长先生，非常的感谢！”金发青年忙用英语说，说完了，扭头就跑。

“你叫什么名字？”鲁省三忙在他身后问了一句。

“我叫马尔克·克洛依格！”金发青年兴高彩烈地回答一句，沿着冬青夹道的柏油路向操场跑去。

“他多么矫健，多么朝气蓬勃！还怕吃苦。”看着马尔克的背影，鲁省三很感慨，有多少像他这样的青年每天从这条路跑过？子午大学“文革”前每年招不同国家，百多名学生！他们说英语、日语、法语、希腊语、西班牙语，倒没有人说俄语了。就像刚才这位奥列佛，不，马尔克说的，留学生楼成了上帝让人互不相通、各种语言都有的“巴别塔”。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马尔克不会想到，在子午大学里，还没有任何一个学生跑到校长那儿去提要求。学生们的课业由任课老师管，其他事由年级辅导员和班主任管。如果有什么大事，例如，看足球看得昏了头，点着了草席在校园里游行，团总支书记和分管学生工作的总支副书记甚至校保卫处就要管一管了。跑去向校长求助？中国学生连想都不敢想。当马尔克和校长谈话时，就在月季花一侧的中文系男生水辛、乔克利放下了手中的书本，悄悄议论起来，水辛的模样有点像马尔克的中国版，高鼻大眼细高挑，漆黑的头发自然弯曲。乔克利矮了水辛整整一头，戴近视眼镜，因为鼻子不高，眼镜总往下滑，乔克利就每隔一会儿往上推推眼镜，因为回头去看马尔克，眼镜又滑了下来。

乔克利悄声说：“水辛，马尔克那小子又出什么鬼点子？今天倒没背照相机给校长‘咔嚓’一下子？他找校长干什么？”

水辛目视跟校长谈话的马尔克的背影，哼了一声，说：“他

能有什么事找校长？那小子没事聊三天，逮住谁跟谁南腔北调地侃。喂，巧克力（乔克利），你还说马尔克像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我看咱鲁校长才像欧洲贵族。一夜之间能冒出一个暴发户，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鲁校长就是真正的贵族，盖了。”

高个儿研究生叶芘从不远处凑到水辛和乔克利身边，忙抢话说：“我看不能叫贵族，该说是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我们几个高先生的研究生就常在一块议论。”

水辛面露讥讽神情说：“你们议论什么？你们这几位高利器的高足，就是满嘴跑火车最利器，一手谈，全他妈的臭棋篓子，专悔棋！”

叶芘笑道：“我们都记着刚入学那次报告。那天，校长做报告没拿讲稿，他说话没有任何口头语，‘那么’‘比如说’之类，连一般人常用的联接词都不用，不要说一句废话，一个废字都不讲！每一句话后边都有一段不长不短的停顿，好像留给人记录，我那天刚好带着笔记本，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回去一看，嚯，不用整理，就是一篇绝好的文章，那天散会后，看电影，校长不看，先走了，大家都去看校长走。他满头白发，那么气派，穿个旧中山装，圆口布鞋，噢，校长今天穿的和那天差不多，就是颜色不一样。那天他提了个旧书包，一点儿不华贵，不讲究，可是大家全觉得格外肃穆，格外庄重，一个个噤声不语。”

水辛伸手拍拍叶芘的肩膀，嘻皮笑脸地说：“好小子哎，老叶，你这番话不成了一篇人物素描啦？上《子午学刊》登登去，挣个三块两块的，给哥儿几个买包大中华？喂，看样子，阁下也打算好好修炼修炼，也闹他个‘著名学者’干干？”

叶芘笑道：“我告诉你个秘密，咱子午大学的学者教授，我好有一比。”

“比做什么？”

“黄鼠狼生耗子。”

“为什么?”

“一代不如一代啦。轮到老哥我做学者教授时，子午大学就改农贸市场啦。你听说给研究生请的哪个英语口语教师?”

“谁?”

“老包!”

“哪个老包? 开封府包黑?”

“包吉斯! 原来是机床厂的打杂工，美国战俘，现在师资缺乏，听说是武校长找了这么个宝贝来，一来就给个副教授，叫他给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讲英语，差点没把外文系罗主任气晕了。罗主任板门店谈判时，给杨司令当翻译，见的美国战俘全朝他点头哈腰，现在，山不转水转，美国战俘耀武扬威地来当教授。我们几个听了老包几次课，全给他脚底抹油，拜拜!”

“怎么啦?”

“怕跟他学坏了门头，以后口音改不过来。老包那家伙，满嘴美国土话，骂街骂得最拿手。不知道是匹斯堡还是得克萨斯话，真他妈的推车卖浆、杀狗宰猪之徒的层次! 你想想，这不就好比你们上海下只角的小瘪三上美国耶鲁、哈佛教汉语，‘依白相勿来’，‘阿拉勿晓得’，活见鬼，几点了?”

“天哪，上帝啊，如来佛和真主保佑我! 六点啦。”水辛瞧了手表一眼，“乔克利，快跑，晚了又得看王忠那长脸了。”

俩人撒腿就跑，顶头遇上鲁省三也不停步，只是恭恭敬敬地行了个注目礼。鲁省三向两个叫不出名字的学生颌首。在清晨散步时，教师学生谁也不去打搅校长。大家都向他行注目礼，顶多说个“校长早”。鲁省三慢慢踱着步，拐过月季盛开的花园，走到校东南角。远远看见一个敦敦实实的人在院墙边瓦砾上转悠，走近一看，是总务处长刘达仁，在那儿对着院墙外的几座小楼气哼哼地发呆。鲁省三不禁想起几天前校务会上的争论来。

子午大学东南角本来有一大片平房，“文革”中先成了造反

派的武斗战场，后来被校园旁的驻军借了去，渐渐地不提还了，还在那儿盖起了几座小楼住首长，子午大学的人把那几座楼叫“将军楼”，其实里边没一个真正的将军。“文革”后期开始恢复教学秩序，刚刚“解放”不久的党委书记于行慎和校长鲁省三就坚持得要回那块地。可是“掺沙子”时由一个县调进来分管行政的副校长武云光不积极，说得注意和部队的关系，实际上因为那里边住了他好几个朋友。绰号“刘大炮”的总务处长刘达仁跳着脚在校务会上骂：“什么他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纯粹军阀主义，说下天来他们也得还我这块地，我算计好了，要不花几个折旧费买下那几座楼，给校长书记们住，要不就干脆拆了他盖个大实验中心。部队再不还我，我背着铺盖上国务院上访！”

武云光似笑非笑地说：“你上国务院？国务院连一个省一个市的大计划都顾不过来，管子午大学一块小地盘？”

刘达仁不假思索地说：“国务院不管，我自己解放自己，明天我就召集后勤一帮人，清理东南角那片瓦砾，就在那里紧挨着将军楼盖狗房和动物实验室，他们不是活得挺滋润吗？我叫他们半夜听狗叫，白天听猴哭狼嚎！”

校务会哄堂大笑，武云光无可奈何地说：“有一个两个部队首长犯心脏病‘光荣’了，你刘大炮不怕缺阴德？”

人事处长郑仁君打圆场说：“早点晚点，部队反正得还我们那块地，部队这些年也帮我们不少忙，别搞僵了关系，从长计议！”他笑眯眯地翻弄着手中准备向校务会汇报的调进人员名单，说：“咱还是研究调人的事吧！眼瞅着青黄不接，像华苏那样的电脑教授就更稀罕了，哦，昨天华苏走迷了路，闯进了将军楼，给警卫抓起来了。”

刘达仁立即就火了：“他们凭什么抓我们的教授？我……”

郑仁君说：“先别急，你说，华苏那样的人叫人打眼一瞧，

像个教授吗？”

刘达仁一想，也对，就住了嘴。郑仁君说：“华苏跟警卫说，我是子午大学的教授，当兵的直捂着嘴乐，你这德性，鞋邋拉，袜邋拉，说是要饭的也行，流浪汉也中，装什么不行？非得装教授？最后还是警卫打电话来，于书记派人去接回来的。”

于行慎叹口气说：“华苏是怎么搞的，他那个世界闻名的电子计算机脑瓜就不能多少匀点时间管管自己？这也怨他老伴，喂，大炮，你先别清理那块地，等我上军区做做工作。”

“做什么工作？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还是盖狗房吵吵他们去。”刘达仁咕哝说。

也不能怪刘达仁那么着急，现在子午大学就像经过了地震、兵燹、龙卷风，“文革”中，因为只有理工科大学还要办的最高指示，综合性大学人心惶惶。子午大学差点寿终正寝，校园给这个办事处借一块，那个工厂要一块，恢复教学秩序后，总算陆续迁走，只剩下东南角这片将军楼了。

鲁省三见刘达仁在瓦砾上转悠，不禁担心地想，难道他还在琢磨盖狗房吵将军的主意？于书记把这叫什么来着？馊主意！

头发花白、身材高大的人事处长郑仁君正沿着校园小径倒行，一边还使劲儿甩着双手，他倒退到和鲁省三平行的时候，发现了校长，忙停下步，笑吟吟地说：“散步啊？校长，今天气色这么好。”

鲁省三微微一笑，郑仁君小心翼翼地看看四周，欲言又止。

“有事吗？老郑。”鲁省三觉得奇怪，问了一句。

郑仁君神秘地凑近一步，说：“昨天校务会的事，校长知道了吧？”

“我昨天接待外宾，回来晚了，有什么事吗？”

“叶云朗又……”

“叶云朗又怎么啦？”鲁省三忙问，中文系主任叶云朗绰号

“叶倔子”，他又干了什么让人不高兴的事了？瞧郑仁君的样子，又神秘又重大。

郑仁君又向四周观瞧，等确定没有人在晨练后，就露出破釜沉舟的样子，说：“昨天校务会原来的议题是怎么充实教学力量。校长您不是说一定要各系有经验的教师上基础课吗？”

鲁省三说：“是啊，‘文革’前叶云朗、华苏、侯梦轩、罗冈，好些有经验的老教师都上基础课。”

“还有校长您，多少次上英国文学。”

“并没有一直坚持。”鲁省三淡淡一笑，“昨天叶云朗先生怎么啦？”

“叶云朗对这事没说什么，是武校长说漏了嘴，把应该在党委会上说的话说了出来，说还得抓紧安排一些老同志。您知道，这是于书记的意见，是那几位资历很老，能力——不算是很强的同志。”

“哪几位同志？”

“像政治系赵忠良，中文系王云贵……”郑仁君边说边看鲁省三的脸色，见他不动声色，略感失望，继续说：“一说是这么个议题，好多同志都一个劲儿附合，说革命这么些年了，也该提提了，年龄也大了，再不提就不像话了。在那儿议论该往哪儿安排？是给系里的正职？还是提起来调给兄弟学校？”

郑仁君说着，见鲁省三依然不动声色，无任何表示反对或赞同的表情，很失望，说道：“这时叶云朗开腔了，说‘老同志革命时间长，是得重用，可也得看能力，得有威信。像赵忠良同志，从反右，拔白旗，反右倾，到文化革命，批林批孔，他什么时候也不表态，得了个外号叫‘没嘴葫芦’，政治系的油瓶倒了他都不扶，每天练气功倒练三四个小时。我们系的王云贵同志则文化不足，武化有余。给中文系学生做形势报告，说‘现——现在，资——本主义病入膏肓（膏肓）——膏膏膏膏，